盡在皮相裡：身體的呈現、標準與差異

■郭文華

去年跟幾位朋友參觀一個以回歸解剖傳統為名，以揭露人身奧祕為媒體關注的展覽。

一進展場，在刻意布置，稀疏錯落的田園景致中置放著數尊人體，或站或臥，或走或坐，有在棋盤前凝坐沈思者，有側撲疾奔手舞足蹈者，或頂天立地，或婉約含蓄，栩栩如生。而中間陳列的是支離分散的局部，五臟六腑，神經血脈，由一個個展示櫃把它們分門別類，清出脈絡，剝出病灶，理出頭緒，呈現在觀眾面前，精緻如實驗室中陳列的教學模型。也難怪在學者專家與宗教人士極力推介下，該展覽似乎成為科學教育的優良教材，引出許多維護健康與探討生死的話題。

雖然該展覽標榜真人遺體，受到不少矚目，但從知識普及的角度，我們卻看到它們遊走於醫學與藝術之間的曖昧。這個曖昧性一方面來自於已然喪失生機的軀殼，竟可以因為先進保存技術而超越衰敗，藉著策展者的巧思妙手呈現出永恆的生命姿態。但這些技術也同時把身體分解固定，安置在現代醫學的框架中。從肌肉骨骼到生殖胚胎，順著系統的介紹，這些抽離生氣的器官組織似乎透過切剝與保存，重構出熟悉的、正確無誤的教科書知識。

在主辦者「寓教於樂」的主軸上，我們屢屢看到身體在生與死之間，在科學傳播與藝術展演間遊移，召喚著觀眾的目光，而壓軸的展示大廳似乎是這個理念的集大成。以龐然的動物軀幹為重心，靈活的運動人體充斥四周，或飛越滑翔、或前衝擊刺、或躍身撲球、或在單槓上撐支身體，盡情發散它們在生死轉折中一度逸散的活力——雖然，大開大闔的動作仍掩不住皺縮皮膚下顯露的、鬆弛委頓的肌肉紋理。

的確，揭開皮相面紗，把常人無緣親見的「臭皮囊」內裡翻轉呈現，是這個展覽的賣點。而會場上方垂掛下來，十七、十八世紀的教科書插圖則不斷提醒觀眾這舉動並非譁眾取寵，它的歷史淵源是十六世紀中期的義大利，由安德烈．維薩里（Andreas Vesalius，1514-1564）所揭櫫的遺體解剖。

讓我們先看這位人稱解剖學之父的人物。維薩里出身布魯塞爾，幼承家學，在魯汶大學接受良好的古典教育。而後赴笈法國，在北方醫學重鎮的巴黎大學以經典的重新註解得到醫學學位。雖然如此，維薩里發現當時學校多半只講解源自蓋倫的醫學理論，但缺乏與身體的對話與辯證，沒有說服力。因此畢業後他轉往義大利，希望在南方的醫學中心帕多瓦大學進一步研究，並在學校當局的一致同意下接任外科學的解剖教職，展開為期六年教學相長的體驗探索。

維薩里的三本著作《解剖學圖譜》（一五三八年出版）、《解剖學梗概》與《論人身的功用》（一五四三年出版），展現他從無到有，一步步把人體內部理出脈絡的成果。初試啼聲的《解剖學圖譜》尚難掩生硬造作的骨骼線條與平板的文字解說，但隨著教學經驗與繪圖者合作默契的累積，這些在《論人身的功用》與其精要本《解剖學梗概》中已不復可見，取而代之的是精美的藝術手法，和諧的北義鄉村背景，搭配常人難以一窺究竟的身體內部所構成的精美著作。

雖然《論人身的功用》篇幅碩大，內容繁瑣，是蓋倫傳統後第一本圖文並茂的解剖教科書，不過它顯然很合非醫學專業者的胃口，畢竟這是第一本把人體構造用自然優美方式勾劃出來的讀物。因此，不但這本書在一五五五年再版前已是盜版不斷，蔚為風潮，後世出版商更任意把圖片挪用改造，拼湊自己的身體讀物，加入這個知識的戰場。

這是與此間論者不同的觀察。如眾所知，一五四三年也是《天體運行論》出版的年份，因此有人把維薩里稱為「解剖學的哥白尼」。不過做為前導性的著作，《論人身的功用》對身體的解釋並無太多特出之

處，它影響後人的反而是號稱親自所見，親身所觸，如實反映其觀察的插圖。

在維薩里之前，做為「科學第一人」的達文西雖然也曾繪製一些人身圖稿，以其藝術睿見呈現人體內部的細緻與優美，但做為思考人體構造的範本則尚有不足處。雖然他宣稱與解剖學家合作，看過三十多具人體，但沒有人指引他在血肉模糊的腹腔中要如何鋪排臟腑，在混沌不清的腦腔中，感覺、思考、記憶的靈魂應安住何處。拘泥於對稱完美的人身理想，如著名的「維特魯威人」(Vitruvian man)，達文西的圖稿往往扭曲器官的相對位置與大小以便呼應其理念，美則美矣，但缺乏觀察表達的細緻與精確。

相對於達文西的唯美路線，維薩里的解剖教本更有說服力。在後來被稱為「解剖劇院」的《論人身的功用》封面上，他「身歷其境」的觀察經驗被藝術化與戲劇化，成為同類讀物的範本。

在擁擠的觀眾擁簇下，躺平在死神下的身體占據畫面的中心，面向讀者，彷彿親身說法。而維薩里站在一旁，既像理智的解說員，又像謙卑的服務者，娓娓道出身體的奧祕。而插圖的線刻風格則不容許絲毫含混，它必須同時滿足藝術與醫學的要求。於是在教科書中身體不再神祕，也不再浪漫。它們在田園背景下擺出文藝復興時期的優美姿勢，但同時也展露肌肉內臟的最佳狀態。它們似乎是美感想像與精確觀察的混合體，挑逗知識大眾對身體的好奇與欲望。

暫不談解剖學初期對身體解釋的紛擾，我們注意的是揭露身體奧祕的動作後對標準的想像。試想，要不是有標準身體可以參考，或是認為每個人的身體都應該「一樣」，維薩里要如何開展他對人體的解釋？

或許達文西認為在對稱的理念下所見的都是個人「不完美」身體的差異，因此需要藝術去調整與修飾。不過，如果維薩里所闡述的身體如其所言，是基於嚴謹觀察分析與確實紀錄而得，我們不禁要想，在人體探索的初期，維薩里是怎樣解釋那些雜亂無章的臟器、肢脈、體液與空腔，它們與既有說法的扞格之處？這些現象究竟是天生差異，人人不同，還是由標準身體所定義的「變異」？

這讓我回想展場中所見一具反位內臟（situs inversus viscerum)，或是俗稱「內臟移位」的標本。這是展場中少見的「先天不正常身體」，得到一些關注。在現在教科書中，它的「病理」解釋是發育時因左右軸發展不同所造成的現象。當參觀時，我注意到旁邊同學直呼驚奇，說一直不知道世界上竟然還有這種「右心人」。我突然想到，如果維薩里親見的正好是這具「不標準」身體，是否他會更快拋棄蓋倫理論，甚至改寫解剖學的歷史呢？

又雖然這樣的人不多，不過這些人在外觀上與他人無異，生活也一切如常，不檢查不知道。在這些慶幸自己「正常」的學生中，或許便有這樣的人呢！到底在什麼標準下，我們去建構身體描述的正常與不正常呢？

雖然如此，在科學教育的名目下這些似乎不再重要。展品雖然栩栩如生，但它們似乎與這些肉體後不同的人與生命故事隔絕，只是用來呈現教科書中那標準化的身體。我不由想起與該展覽在網路上的相遇。那是一張插圖，圖片不大，但場景清晰可辨，是展品製作的準備室。一尊尊無法分辨的軀體或站或坐，或做著像「歐斯達丘司」(Bartholomeo Eustachi）圖譜的刺擊動作，散置在各處。我最初以為這是堆置模特兒的倉庫，而當知道它們其實是人體時，忍不住頭皮發麻。

我開始想像這些人：他們或來自巴伐利亞的鄉村，工作餘暇喝點啤酒哼兩句華格納，或來自北方的漢堡，天天呼吸著鹹濕海風高唱著船歌。這些人在生前緣鏗一面，但身體卻在這相逢；他們或有高矮胖瘦，但卻在這同被馴化鍛鍊，做出一輩子可能沒學過的擊劍動作，等著送往各地展覽。如同十七世紀的人體作坊，是這樣的保存技術讓身體用一種新方式呈現，一根根的說明標籤讓它們不再飛揚跳躍，也不再毀朽腐敗，而以標準的姿態被釘在醫學的知識圖版上。

這是標準化的現代詮釋，也是身體與藝術的知識遊戲。在其中「人」不再重要，生命也被可笑地超越了。或許，在現代醫學的世界中差異均可拋，而盡在皮相裡？ □

郭文華
陽明大學通識中心